

# 贪腐是“工作需要” 令监管蒙羞

□汪昌莲

江苏江宁方山街道拆迁安置办公室原主任严某，利用手中的权力，虚构拆迁房屋资料，捞取了一套拆迁安置房。同时，他还伙同拆迁办的两个副主任，套取了拆迁补偿款43万元。不久前，严某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获刑11年6个月，并没收财产15万元。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严某称，都是因为“工作需要”。(8月18日《现代快报》)

一个小小的拆迁办主任，不仅套取安置房，而且涉案金额达43万元，令人震惊。可见，这个拆迁办主任，俨然变成了拆“钱”办主任。问题是，其利用职务之便，或套取安置房，或伙同他人诈骗、侵占拆迁补偿款，敛财手段明目张胆、近乎疯狂，居然逃过了上级领导及监管部门的“法眼”。特别是，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这个拆“钱”办主任辩称是“工作需要”，荒谬的贪腐逻辑，令监管部门蒙羞。

拆迁办主任蜕变为拆“钱”办主任，除了其自身思想防线溃口、道德观念决堤之外，更与监管的严重缺位脱不了干系。众所周知，拆迁办虽然并不是个常设机构，但却大权独揽，掌管着拆迁款的征收和发放。特别是，拆迁办一般由政府领导“挂帅”，但领导在日常工作上只挂名不管事，这就给了具体抓工作的拆迁办主任很大的权力，以及无形的权力寻租空间，也使拆迁办成为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监管的一个盲点。

再者，按照拆“钱”办主任的贪腐逻辑，“自己当时刚调到岗位不久，如果不接受，无论立足还是工作都很难开展下去。”既然是“工作需要”，其贪污受贿就变得心安理得，其同伙及行贿者也已经习以为常。既然贪污受贿是一种“工作需要”，上级领导及相关监管部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拆迁办成为其胡作非为的世外桃源，成为其大肆贪腐的温床。

可以说，贪腐是“工作需要”的谬论，也是监禁失职“惯”出来的。换言之，当地政府和监管部门，在选用、管理干部问题上的确存在“失察”的责任，就无疑加大了执行“领导干部廉政准则”等相关规定的难度。因此，有关部门在对拆“钱”办主任之类的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的同时，应启动“失察”问责制，对选人用人管人失察失误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追究，以此“倒逼”地方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管好身边的官员。



巧舌 王恒得画

## 时事乱炖 | SHI SHI LUAN DUN

# 当“球王”的市长其实也挺为难

□苑广阔

纵观职业篮坛，除了科比，能在单场砍下60分并且连续两场得分过50的球员真可谓凤毛麟角。不过，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金融系统篮球联赛中，福州市长杨益民在球场上交出了这样一份成绩单——连续两场比赛得分50+。(8月18日《经济晚报》)

市长长成了“球王”的消息被曝光以后，马上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吐槽”，不管看过没看过比赛视频的网友，都一致质疑对方球队有“放水”之嫌，更有网友认为两支足球队都是在“陪太子读书”，不过是图领导一人高兴而已。客观而言，不管是从当地党员干部的反映，还是从网络上的比赛视频都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福州市长杨益民确实具有较高的篮球水平，这点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就是把所有的球都给他投，他也未必一场能得60多分；二是对方球队的防守确实不太积极，用网友的话说，有“放水”之嫌，而且自己球队的其他队员也基本是围绕着市长一个人转，连曾经的职业篮球队员也频频给他“喂球”，才保证了市长能够得高分。

这也就意味着，铸就“市长球王”的因素中既有市长自己的努力和水平，同时也有自己和对方球队各方面的照顾。而网友关注的焦点，正在于这样的“照顾”是否合适，是否有讨好权力、巴结领导、违背体育竞技精神之嫌。很显然，网友们把对这件事的讨论，已经从球场转移到了官场。这样的讨论，也不能算是上纲上线，毕竟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普遍、挺常见的。问题在于，现在这样的结果，也未必是这位市长自己想看到的，与其说他成了“球王”，不如说他是“被球王”了，当大家都在围绕着他议论纷纷、质疑不断的时候，他肯定也有自己的委屈。

换言之，不管是己方球队众星捧月般地“喂球”，还是对方球队有意无意地“放水”，都是由当前的官场大环境决定的，把这样的责任推到一个市长的身上，这是他承受不起的，对他也是有失公平与公正的。

当然了，如果我们将讨论的重点从球场转移到官场，那么还是希望类似的活动能够少点对官员领导的照顾，能够公平公正地游戏与竞技，这不但更符合老百姓的心理期待，同时也避免了让当事领导官员为难。而这种氛围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包括杨市长在内的每个人的努力。

## 世相杂谈 | SHI XIANG ZA TAN

# “喝一杯酒给20块钱” 是恶意欠薪

□刘鹏

8月17日，在河南省郑州市铭功路二道街一丸子店内，一农民工张百春与包工头喝酒讨要工钱，两人喝完一瓶酒之后，包工头又要了一瓶，然后称“喝一杯20块”，农民工将一杯酒灌下后昏迷在街头。(8月18日《郑州晚报》)

欠债还钱，这本是天经地义的。况且包工头拖欠的，还是农民工工资。遗憾的是，当事农民工张百春索要本属于自己的工资，竟然遭遇“多次讨要未果”，最后竟然还被逼喝酒，昏迷街头。

“喝一杯酒给20块钱”的包工头之语，很明显是故意为难。一方面，张百春被欠了四五万元的工资，如果“喝一杯给20元”，讨四万元也得喝2000杯，这怎么可能？另一方面，包工头“喝一杯给20元”明显是在使计使诈，即将农民工张百春灌醉，然后乘机脱身。

当下，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是我们坚决需要清理与治理的对象。对此，我国的刑法也设计了恶意欠薪罪。恶意欠薪的构成要件一般有两个，一是欠薪者具有主观恶意，比如明明有能力支付却拒绝支付劳动者工资，比如故意转移资金资产等等；二是欠薪达到一定标准，比如“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比如“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等。

根据这些条件，张百春被拖欠工资，多次索要未果，包工头还声称“喝一杯20块”，其明显存在恶意，况且拖欠工资额四五万元，也早已经超过了5000元的最低标准。

对此，当事农民工张百春不能再轻信包工头“喝一杯20元”的瞎话，不能再赌酒要钱了，更不能冲动之下真的去“不给钱就砸车”。向劳动部门求助，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显然才是正道。而相关劳动保障部门，也有必要主动出手，积极担当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职能。

## 微声音 | WEI SHENG YIN

### 足改部副主任李毓毅： 足协人太少整天加班

“足协人员太少，六十几个人整天加班加点很辛苦，这样就容易造成两个结果，工作越做越粗，很多事情无暇顾及从而出现问题。”李毓毅表示：脱钩后面向社会招聘，招聘到足够的人才。就算增加到200人也不算多。

@新华社

### 看电视没节制，当心抑郁

一下班就窝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者调查了300多人看电视的习惯和情绪状况，发现孤独和抑郁情绪越强烈的人，就越有可能沉溺于看电视中。此外，缺乏自制力的人更有可能沉溺于看电视，即使他们知道有事要做，也无法停止。

@生命时报

## 非常道 | FEI CHANG DAO

### 食药监总局副局长吴浈： 说实话低价格就没有好药

昨天上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吴浈在全国新办发布会上谈到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时表示：我们国家还是仿制药为主的国家，现在我们手上在审的21000个品种，90%是化药仿制药，化学药品里80%以上是仿制药。

吴浈说，“就是现在在很多仿制药，特别是在2007年以前批准的仿制药，大家感觉到疗效不是太好，特别是和进口的同类产品相比较，疗效有差别。”

“如果说我们追求低价格，说实话，低价格就没有好药，药的质量就不可能达到那么好。”吴浈表示。

### 布拉特向韩国人开炮： 骂FIFA腐败？别忘你当年

国际足联在位主席布拉特对韩国人郑梦准开炮了，他称后者有点“健忘”。

韩国大佬郑梦准将参加FIFA新主席的竞选，在为自己拉票中，他形容现在的FIFA是一个“腐败组织”。对此，布拉特对韩国人还击了。

“听到郑梦准先生形容FIFA是一个腐败组织，往轻了说，这有点烦人，”布拉特说，“我们还记得，而郑梦准先生也肯定不会忘记，从1994年到2011年，他一直是国际足联副主席，还是执委，一共17年。”

# “天价拖车费” 别忽略了公益属性

□杨兰

近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货车司机孙先生的货车，在卓资县与一辆农用车相撞，处理事故的交警叫乌兰察布市昕利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来拖车，没想到5公里竟要价8000元。对此，交警方面表示，只有这一家拖车公司，价格有异议可找发改委。发改委则表示，谁委托谁负责，“有问题应该找警察”。(8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类似“天价拖车费”、“天价过路费”新闻，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了，虽然有关方面早就发文整治“天价拖车费”乱象，但问题依旧，几成顽疾。

其实，“天价拖车费”真正令人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奇高的收费额度，而在于它的不可拒绝和不可选择性。据当事交警坦言，当地只有这么一家具有资质的拖车公司，换言之，车辆一旦发生事故或故障，车主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每每遭遇“天价拖车费”，涉事车主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照理说，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不仅降低了道路的通行效率，还对其他车主的行车安全构成了威胁，为此支付一定的拖车费用无可厚非。而对交警部门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一方面，交警部门自身本就承载着厚重的公共服务属性，作为社会事业的服务者和管理方，交警部门本就有及时救援、拖离事故车辆的义务；另一方面，交通路段事故多发，这与道路的设计与规划不尽合理不无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交管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便拖车费用不能做到全免，但也不能无视甚至纵容坐地起价、趁火打劫等“天价拖车费”怪象。

说到底，公路救援毕竟不是生意，拖车救援应以援手，对政府而言，既是责任，更是义务。有关部门只有多给予车主可供参考的选择，降低拖车资质的准入门槛，将救援服务交给市场来自由选择，才能破解垄断魔咒，才能跳出“天价拖车费”的怪圈。